

春秋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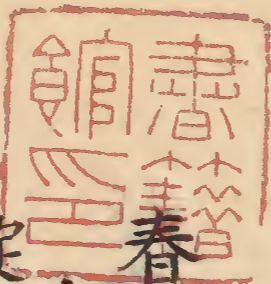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五    | 八 | 一 | 二 |
| 函    | 冊 | 架 | 號 |

廿之三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8402  |  |
| 冊數   | 12  | ( 7 ) |  |
| 函號   | 275 | 39    |  |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

宣公

定五年七年 晉成五年齊惠七年 衛成三十二年 蔡文  
桓三年十五年 鄭襄三年 曹文十六年 陳靈十二年  
秦桓三年 楚莊十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止傳曰書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兩見其非義也夫

大道之世上下以忠信相孚春秋之初盟則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明天子之禁耳自是而後無義盟

矣蓋盟者忠信之薄也左氏曰春衛孫桓子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愚按此實傳也夫衛侯於魯非

會盟之正而欲謀魯以會晉志在為晉而不為禮

淺草文庫

矣一非義也衛侯不親來盟而使其大夫與魯君盟非交際之正使其臣得以抗君矣二非義也故春秋直書而兩非義並見矣胡氏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正傳曰萊東方小國書公會齊侯伐萊著陵弱之師也萊未聞有可聲之罪而魯會齊以伐之是二國動無名之兵而徒恃衆以陵弱可知矣

公至自伐萊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萊紀歛至反面告廟也其告廟則將何以致詞耶書之所以始終乎非義之舉蓋再致其意焉者也

大旱

正傳曰書大旱紀國災也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正傳曰黑壤一名黃父晉地此本會而盟也書公會晉侯宋衛鄭曹于黑壤則魯公不自揣而赴會盟而其不得與盟之辱可考而知矣左氏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愚謂非諱之也公只與會而不與盟故但書會而不書盟實事也而其見止不與盟之辱自見矣胡氏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

與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定六年

八年晉成六年齊惠八年衛成三年陳靈十三年秦桓四年楚莊十三年

春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見與會而不得盟紀危也公不自揣其不朝不聘於晉為負歉而于焉以赴會

盟及會而不得與盟見止于會僅以賂免可謂辱矣今至而反面告廟則將何以爲詞耶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正傳曰黃齊地書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譏無君也何謂無君無君命也不恭君命是無君也公羊曰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胡氏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

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其曰復事未畢也愚謂胡氏之言是也至謂乃者無其上之詞則鑿矣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正傳曰遂者公子遂也仲其字生以字而賜氏俾世其官宣公德其殺惡及視而立已也書有事于大廟紀時祭也禮之常也書仲遂卒于垂紀大夫卒也事之變也而遂以弑逆之賊得以善終春秋感慨之情見矣若胡氏以生而賜氏爲法之變而

卒之非經義矣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正傳曰何以書見非禮也左氏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曰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耳穀梁曰繹者祭之日之享賓也胡氏曰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笛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

體貌有加焉則廉陞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大義也愚謂樂有歌有舞故歌之舞之以盡神萬入是有舞矣徒去籥無歌聲何足以見不樂乎故聞卿之喪猶繹非禮也萬入非禮也雖去籥亦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正傳曰書夫人嬴氏薨紀君母之大故而僭禮之非見矣敬嬴妾也嬖而僭稱夫人國人僭之史因而書之而其非禮自見胡氏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

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榘榮叔含贈名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愚謂胡氏以此以爲貶成風矣至於敬嬴又書夫人稱氏與成風之書異詞不得其說則又更爲從同無貶之說何耶夫旣曰無貶矣則又何以見其非也大抵史因其僭而直書之其失自見矣

### 晉師白狄伐秦

正傳曰書晉師白狄伐秦著援夷猾夏之罪也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

諸絳市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旣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 楚人滅舒蓼

正傳曰書楚人滅舒蓼見夷狄之強暴也左氏曰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胡氏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

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既紀天變也遇變脩省所以應天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正傳曰書葬我小君敬嬴紀君母之大事也而非禮見矣夫邦君之妻稱曰小君敬嬴妾也而稱焉則僭禮矣因葬而書聖人正名之義見矣夫婦君臣嫡妾上下人之大倫也今其僭亂人情化之國

人稱之國史稱之因以爲固然世變可知矣胡氏四貶成風之說而敬嬴無貶詞又有不同則又何足以取於義例也惟稱因僭號直書其義自見之說爲的當而不費其詞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正傳曰何以書紀異也使人循其事而求其生平之邪惡不可掩矣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胡氏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彜不可滅也傳謂哭而



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理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霑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袒于庭壙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簞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

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 城平陽

正傳曰書城平陽重興作也左氏曰書時也

### 楚師伐陳

正傳曰書楚師伐陳紀猾夏也左氏曰陳及晉平

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定七年

晉成七年卒齊惠八年衛成三十八年陳卒蔡文十二年鄭襄五年曹文十八年陳

靈十四年秦桓五年楚莊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如齊謹君之出也然以時  
月考之則其忘親之罪著矣孫氏曰公有母喪而  
遠朝強齊無哀甚矣夫公即位九年未嘗朝周是  
忘君也以喪朝齊是忘親也上忘君下忘親宣公  
之惡不可掩矣

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始終乎非義之出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正傳曰書仲孫蔑如京師則其如之善否可考矣

左氏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  
有禮厚賄之愚謂此實傳也公使蔑聘于周似矣  
然必待王使來徵聘而後往敬君之心何在耶周  
王不能致其自來聘而以使來徵之又厚賄之御  
臣之禮何在耶皆非禮矣胡氏曰當歲首月公朝  
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賤  
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  
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  
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  
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  
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

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正傳曰書齊侯伐萊紀陵弱之兵也

秋取根牟

正傳曰根牟者公牟以為邾婁之邑也書取根牟則公忘哀貪殘之罪可見矣母喪未畢爰及于戈春如齊秋取根牟蓋其貪心勝良心喪而哀戚忘也

八月滕子卒

正傳曰書滕子卒紀與國之大故也餘見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正傳曰何以書先言會而後言伐見陳不會然後以諸侯之師伐之近於義也胡氏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正傳曰扈晉邑也書晉侯卒于扈紀盟主之大故也且見異也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正傳曰鄭衛侯名書衛侯鄭卒紀隣國之大故也餘見前胡氏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

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正傳曰書宋人圍滕譏伐喪也故左氏曰圍其喪也胡氏曰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正傳曰書楚子伐鄭晉救鄭見晉攘夷安華之蓋也左氏曰楚子爲厲之後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愚謂鄭公子歸生負弒逆之罪楚伐之晉宜不救矣然而中國諸侯不能興師致討而聽夷狄伐之可乎而楚亦未嘗倡問罪之義也春秋重華夷之辨故書晉之救鄭以與之也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此華夷之大義也

### 陳殺其大夫洩冶

正傳曰洩冶大夫名名之無他義書陳殺其大夫洩冶則陳國君臣擅殺之罪自見矣左氏曰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胡氏乃謂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罪又謂洩冶無罪而書名者以其盡言無隱不能潔身而去不食其祿則又鑿於一字之文矣

定王十年晉景公十三年齊惠十年卒衛穆公速元  
靈十五年秦桓公六年曹文十九年陳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則輕身以忘祖畏強而忘君之非自見矣公至是四朝齊而不一朝周是忘君也非時越境而不思社稷宗廟之危是忘祖也忘祖者不孝忘君者不仁宣公負罪於天下匪特篡弑之大惡而已也此如齊致其至而不書日上九年如齊致其至而書月者史有詳畧耳胡氏乃以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則恐非春秋之大指也齊人歸我濟西田

正傳曰歸反也我者魯史自謂魯也以爲濟西魯之本封及親之之詞皆非也書齊人歸我濟西田

見公以親昵所致而非以威德致之也左氏曰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愚故曰以親昵之所致也程子曰齊魯脩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曰有食之紀天變以為警戒也  
已已齊侯元卒

正傳曰元齊侯名書齊侯元卒紀與國之大故也  
餘見前

齊崔氏出奔衛

正傳曰崔氏崔杼也書齊崔氏出奔衛使人考其  
奔之故而弒逆之端可辨矣胡氏曰書崔氏以族  
奔也公羊以為譏世卿者非也按左傳齊惠公卒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  
衛由是觀之是其所以奔者以其疆而逼也許翰  
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疆於此舉

氏辨之早也由是觀之是其所以能反而行弒者  
亦以其疆也

公如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左氏以為奔喪也宣公於天王  
不一朝而四朝齊又奔喪焉禮過於天子矣春秋  
非之意可見矣

五月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君之出入必書禮也而其得  
失於此乎見矣胡氏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  
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  
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

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  
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  
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  
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正傳曰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誅弑逆之賊也  
此若於陳侯無罪也然而使人考其跡則致之者  
陳侯矣焉得無罪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愚謂  
此實傳也觀於此則徵舒因怨而弑君靈公君臣

縱淫而自取皆可見矣愚故曰經如標題傳如案  
卷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六月宋師伐滕

正傳曰書宋師伐滕則私忿之師可見矣左氏曰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觀此則滕別  
無可聲之罪惟以其不事已耳是謂私忿之師矣  
胡氏曰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  
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  
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  
滕何尤焉此說是矣至謂前圍滕稱人譏伐喪此  
伐滕稱師譏用衆則非經之大指矣設使圍不稱



人伐不稱師則二者宋得為義舉伯討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正傳曰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而其得失可考而知矣夫歸父逆遂之子齊侯定公之位皆公黨也諸侯會葬之禮是也不於他而於齊則出於私意似禮而非矣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正傳曰書晉與諸侯之兵伐鄭紀貪忿之師也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由是觀之其謂鄭及楚平諸侯伐之則所謂忿兵也其謂取成而還則所謂貪兵也皆考傳而知其非也諸儒謂春秋一字見褒貶者於此一節又將以何字見之乎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疆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正傳曰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則其非禮見矣左氏曰劉康公來報聘公羊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愚謂諸侯來朝于天子於是天子有使大夫時聘焉禮也宣公未嘗親朝于周周來徵聘乃使大夫一往焉周遂以爲德而報聘之又使母弟之貴而重之報矣其施是謂非禮矣胡氏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正傳曰繹邾邑書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紀貪暴之兵也胡氏曰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偵乎故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愚謂不書伐邾無以見其暴不書取繹無以見其貪

大水

正傳曰大水見前書大水紀災異也

季孫行父如齊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齊非其如也魯之事齊可謂勤矣蓋魯侯負篡弒之罪畏齊之討而爲之非禮甚矣

冬公孫歸父如齊

正傳曰書冬公孫歸父如齊使人考傳而其非義見矣左氏曰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觀此則歸父自知其伐邾取繹之非而有歉于齊故往齊告之也胡氏曰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

取人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盖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正傳曰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其非禮可得而知矣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愚謂報聘者報季孫行父之聘非正聘也齊侯之喪未逾年而行聘焉是忘哀也報聘之禮小忘哀之罪大胡氏曰葬之速也太不凜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

至莖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  
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  
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  
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正傳曰書饑重民食也民以食為天君以民為天

楚子伐鄭

正傳曰再書楚子伐鄭重見其猾夏之罪也左氏  
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  
師成鄭觀此則楚之猾夏晉與諸侯之攘夷可知  
矣

定王十有一年晉景二年齊頃公無野七年曹文穆二

九年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年鄭襄七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正傳曰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紀中國之服  
夷也愚按左氏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觀此則陳鄭之  
服楚可知而夏變於夷之罪著矣胡氏曰晉楚爭  
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

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春秋只直書之則其惡不待貶詞而自見矣不能誅亂賊罪中國可也以與夷狄可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正傳曰書會齊人伐莒紀陵弱之罪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正傳曰書晉侯會狄于攢函亂華夷之辨也左氏曰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名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尤勤况寡德乎愚謂華夷之大分如天地冠履之森嚴而不可混焉者也觀左氏之言乃晉求成于狄非狄心服于晉也冠履之分其能無自貶損矣乎胡

氏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隣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僨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愚謂胡氏此言是矣但所謂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則又非直書見義之指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正傳曰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則其誅賊之義專殺之罪皆可見矣徵舒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誅

之則善也何以爲專殺曰天子之禁無專殺大夫宜執之以歸周正刑於司寇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正傳曰書楚子入陳紀貪兵也前殺徵舒專殺也然猶曰誅弑逆之賊猶可言也至於因而入陳陳之人民何罪焉不可言也故春秋書其入以著其罪見其爲夷狄之道也穀梁曰不使夷狄爲中國也或以入爲內弗受則鑿矣胡氏曰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

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  
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  
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  
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  
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  
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  
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  
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  
功故持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愚謂楚莊意在取陳而不在於討徵舒也特假討  
賊爲名耳義利之間不可以毫髮不可以並立者  
也胡氏與其討賊之義而非其取陳之利誤矣

###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正傳曰納者楚子強納之也書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著其黨惡之罪也愚於此有以見楚子無討  
賊之志矣夫二人者實陳之首亂基禍者也其惡  
莫大焉今楚子納之于陳則前之殺徵舒者意在  
取陳也左氏曰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  
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愚謂觀此則知前之殺徵

舒者意在取陳而不在於討賊也納亂賊之人焉得爲有禮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復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爲楚莊者宜柰何瀆徵舒之官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愚謂此言是矣但謂納者不受而強納之則固矣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終

終

因矣... 與平魯...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終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

定王十有二年

晉景三年齊頃二年衛穆三年蔡敷

成二年杞桓八年楚莊十七年

春葬陳靈公

正傳曰書葬陳靈公紀隣國之大事也諸侯五月

而葬同盟至盖諸侯有相恤之義也或又謂楚討

弑賊陳之臣子怨釋故得書葬則非也

楚子圍鄭

正傳曰書楚子圍鄭紀以力服人之師也而夷狄

之陵中國與王政之不行霸圖之不振具可見矣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聖人之心也  
胡氏謂取楚之能討亂賊者非也按左氏曰春楚  
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  
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  
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此實  
傳也由是觀之楚子意在服鄭以橫行中國而不  
在於討篡弒之罪也何也傳之所載畧無聲罪之  
詞可見矣夫以荆楚之憑陵中國入王畿之鄭天  
王不能討方伯諸侯不能奉天討以行征王政不  
行霸圖不振矣故春秋憾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

正傳曰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並著不  
義之兵也夫楚之伐鄭非討罪之師也晉之救鄭

非恤隣之舉也二國要皆爭服鄭而已也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非此之謂乎當晉師之出苟為鄭也  
而鄭已與楚平則亦可以已矣而又與楚戰其至  
於敗績非自取乎春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胡氏  
又泥及之一字而言釋楚不貶使晉主之又許楚  
能討賊而獨責林父冒進棄師之罪則其義有未  
盡也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正傳曰蕭宋附庸小國書楚子滅蕭則貪暴憑陵

之罪可見矣左氏曰冬楚子滅蕭宋華椒以蔡人  
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  
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申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遂傳於蕭還無杜夫蕭大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可禦曰無有山鞠窮乎可  
禦泥欲中社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胥井而  
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展即叔視  
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胡氏曰假於討賊  
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  
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

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人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愚

謂直書入書圍書滅蕭則楚罪之輕重自見矣聖人因史而書代天以言垂訓萬世烏得以意而加減之哉况歷稽諸傳未有奉天王之命聲罪致討之詞大抵欲以力服人耳而謂以是末滅其罪可乎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正傳曰書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非其盟也盟非聖人之所貴也晉會諸侯爲此盟以懼楚也及是時明其政刑楚烏得而侮之舍是而汲汲於盟誓盟誓未幾而渝盟之事至矣此春秋所以非之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愚謂此實傳也傳云不實其言則聖人非之之情可見矣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茂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軟血要質鬼神斲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

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愚謂胡氏前云奚必人諸國之卿而後知反覆之可罪是不在乎人之矣後又云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則前後自相矛盾矣

###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正傳曰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則宋衛之是非可考見矣蓋宋之伐陳責盟也衛之救陳叛盟也其罪惟均矣左氏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愚謂據此則宋責陳之不與盟而向楚衛乃叛盟而救陳合是而觀則盟之不足恃可知矣二國乃輕於動無名

之兵而求無益之事其罪不亦均乎胡氏不責衛之背盟而取其恤陳之無罪而受兵故書救以責宋誤矣

定王十有三年晉景四年齊頃三年衛穆四年蔡  
一陳成三年杞桓四年十一鄭襄九年曹文十二年  
十五年秦桓九年楚莊十八年宋文

春齊師伐莒  
正傳曰書齊師伐莒著貪忿之兵也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愚謂莒小弱之國也未嘗有罪齊特以其事晉而不事已遂興大眾以伐之是謂以強陵弱以私報怨非貪忿之兵乎

夏楚子伐宋

正傳曰書楚子伐宋紀夷狄之憑陵也左氏曰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夫楚以夷狄陵中國而滅小弱之蕭將以威中國而動王室也宋之救蕭恤小攘夷未為不當楚以其救蕭而伐之真蠻夷猾夏矣胡氏乃謂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而責宋人不務恤民固本使民效死親上以待敵而急於伐陳攻楚為非策也則緩矣又謂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則誤矣

秋螽

正傳曰螽蟲之害禾者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先穀罪專殺也左氏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名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愚謂左氏此言徒知喪師之罪當殺為先穀之自取而不知葵丘之會天子之禁無專殺大夫之為得罪也夫大夫皆命於天子也如其有罪宜歸於司寇故曰惟天吏可以殺之也胡氏乃謂晉人治先穀之罪殺之義也而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敗師之由君之過罪累上也則鑿矣

定王十有四年晉景五年齊頃四年衛穆五年蔡文十七年鄭襄十年曹文二十三年

年卒陳成四年杞桓十二年  
文十六年秦桓十年楚莊十九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正傳曰書衛殺其大夫孔達則其罪之當否可考矣左氏曰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措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平廾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愚謂孔達背盟棄信以致晉師之討社稷幾危矣兵法所當誅也然大夫命於天

子今不由於司寇而死焉故書如此

大夫命於天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正傳曰書曹伯壽卒紀隣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

### 晉侯伐鄭

正傳曰書晉侯伐鄭著報復之兵也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孫代子良于楚賁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胡氏曰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

事而義自見矣愚謂胡氏之言是也使皆以是而觀春秋則聖人之取義得之矣不亦可乎

### 秋九月楚子圍宋

正傳曰書楚子圍宋則蠻夷猾夏之罪與宋人自取之故皆可見矣夫蠻夷犯華天下之大亂也故聖人慎其所以御之之道使其無間而入可也今按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愚謂由是觀之楚之圍宋由宋殺其使者招之也輕舉以致其兵則罪不專在楚矣春秋書此欲人考傳之迹而得其由以罪宋也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

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 葬曹文公

正傳曰書葬曹文公紀與國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禮也

###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正傳曰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何以書明是會之非禮也曷爲非禮自爲私會一也以臣抗君二也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

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  
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  
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  
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  
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定王十有五年晉景十六年齊項五年衛穆六年蔡  
元年陳成五年杞桓十四年鄭襄十一年曹宣公廬  
元年秦桓十一年楚莊二十二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正傳曰書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著其會之非也  
夫楚方圍宋以夷陵夏諸侯宜糾合以控禦之而  
不能然又從而往會之可乎胡氏曰楚子不假道

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  
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  
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  
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  
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  
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正傳曰書宋人及楚人平善其平也春秋無義戰  
故爲善戰者服上刑宋楚之平罷兵息民固聖人  
之所與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侯欲  
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  
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  
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  
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  
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穀  
梁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善也人者衆辭也

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  
之也愚謂此言是也胡氏乃以稱人爲貶二子而  
引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而責二子以實情私告以  
成平國之功攘以爲己善則非也夫二子旣受命  
於君專相外之制則二子所爲之善皆君之善也  
又旣歸而以實告君不可謂欺詐矣而以爲貶豈  
其然乎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正傳曰杜氏謂潞氏赤狄之別種子爵是也書晉  
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則其義利是非之  
辨自見矣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

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其神而神之，何待之？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愚謂由是觀之，則數鄆舒之罪而伐之，義也。因而滅其國，絕其宗，社虜其君主，非義也。公羊謂潞君以爲善而稱子胡氏，謂滅而舉號及氏，滅見滅。

者之罪而甚滅者之不仁，則皆臆說也。又曰：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鄆舒，轅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此皆是也。

秦人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伐晉，著暴人之兵也。左氏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高氏曰：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

十四年矣復來伐之者乘晉略狄土而伐其虛也由是觀之則乘人之虛而困人是謂暴兵矣其師取敗而社稷見獲也宜哉

王札子殺名伯毛伯

正傳曰王札子者公羊以爲長庶之號也書王札子殺名伯毛伯則其專殺之罪王朝之亂不待書字書子而自見矣左氏曰王孫蘇與名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名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名襄穀梁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名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

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夫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胡氏曰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正傳曰書秋螽紀災也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

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  
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  
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正傳曰無婁公羊作牟婁祀邑也書仲孫蔑會齊  
高固于無婁則其失禮之非自見矣諸侯非時私  
會已非禮矣况大夫私會乎胡氏曰禮之始失也  
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  
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  
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  
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

能乎  
物稅畝

正傳曰物稅畝何以書志虐民之始也左氏曰非  
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曰初者何始也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物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  
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胡氏曰孟子  
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  
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

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 冬蠖生

正傳曰書冬蠖生紀蕃災也胡氏曰始生曰蠖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 饑

正傳曰書饑重民食也胡氏曰春秋饑歲多矣書千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蠖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

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敷其  
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蟥天降饑饉亦無  
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  
之不可不敷本也

定王十有六年晉景七年齊頃六年衛穆七年蔡  
四年十有六年晉景七年齊頃六年衛穆七年蔡  
陳成六年杞桓四年十四年宋文十一年  
八年秦桓十二年楚莊二年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正傳曰甲氏者赤狄之種胡氏以為潞之餘種留  
吁其殘邑也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其罪不待稱  
人而自見矣聖人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攘之而  
已矣滅之則有貪殘之罪矣左氏曰晉士會帥師

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  
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愚謂觀此則士會可謂貪  
殘之兵矣而反以為功豈非惑耶胡氏曰伯禽征  
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  
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  
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愚謂此說是矣至於  
又謂士會所以賤而稱人則惑也蓋人者他國國  
史稱之之詞仲尼豈肯擅奪大夫之爵乎

夏成周宣榭火



正傳曰成周公羊以爲東周是也書成周宣榭火紀王室之災變也周來報故書之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胡氏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音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正傳曰來歸者大歸也左氏所謂出是也書郊伯姬來歸紀人倫之大變也胡氏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之詩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冬大有年

正傳曰大有年穀梁以爲五穀大熟之稱書大有年幸之也夫以宣公之無道亂倫逆理厚稅虐民

螽蟴頻生饑饉存臻固其所也而乃大有年焉非  
幸耶故春秋書以幸之胡氏云程氏曰大有年記  
異也旱乾水溢饑饉存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  
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  
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  
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  
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蟴饑饉  
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  
年所以 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  
爲祥仲 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  
修之者也愚謂古史之書仲尼之筆一也聖人觀

魯史而有感焉故存之耳

定年王十有七年晉景八年齊頃七年衛穆八年蔡

九年陳成七年杞桓四年楚莊二十五年宋文十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正傳曰何以書紀與國之大故也二國來赴故史  
書之聖人存之以示有弔賻會葬之禮焉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正傳曰書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兩志會葬之禮也  
胡氏曰知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  
畧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  
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

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計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紀天變也聖人示人君克謹天戒之道焉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正傳曰書公會晉衛曹邾同盟于斷道誌同心也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

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欵孟高固迺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訢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出告返面之義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旂卒

正傳曰公弟公母弟也叔旂其字書公弟叔旂卒  
紀賢者之正終也穀梁曰其曰公弟叔旂賢之其  
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  
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  
乎春秋愚謂第叔旂者自是書其實謂其弟字叔  
旂卒耳胡氏又有稱第得第道稱字賢也之說則  
益支矣

定王十年有八年晉景九年齊頃八年衛穆九年蔡  
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年曹宣四  
年陳成八年杞桓四十六年宋文二  
十年秦桓十四年楚莊二十三年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正傳曰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著私憤討貳之兵  
也郤克怨齊是謂憤矣高固逃歸是謂貳矣左氏  
曰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  
歸胡氏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  
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  
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  
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鞞逞其志而後止  
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正傳曰書公伐杞則陵弱之罪見矣語曰惟仁者  
爲能以大字小故曰小邦懷其德匪德之務小邦  
不懷則興兵伐之豈仁者之君乎高氏曰杞自文  
十六年來朝不復至故伐之已不脩德而欲人朝  
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正傳曰書邾人戕鄆子于鄆則戕人者與見戕者  
皆不能無罪矣夫邾子戕人之君則爲盜賊之行  
鄆子見戕於人則其君臣素無保衛之圖皆無道

矣○胡氏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  
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  
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  
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  
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  
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旣不能復又使邾  
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  
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正傳曰楚子旅書卒以其與盟也故卒之穀梁曰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胡氏以爲楚僭稱王而稱子

者仲尼筆之非也夫楚之稱王楚國之人稱之耳其書子者魯史則然也何待仲尼之筆改之乎

公孫歸父如晉

正傳曰書公孫歸父如晉見其聘之非禮也夫朝聘以時邦交之禮也今歸父聘晉將以除三桓豈朝聘之正乎觀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以謀去三桓而聘則是聘也豈誠心直道哉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皆

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正傳曰路寢者穀梁以爲正寢也書公薨于路寢志正終也夫以正始以正終正也以不正始者得以正終非正也故公弒立則斃于齊正也宣

公亦弒立而獲正終 正也春秋書之聖人之情  
可見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正傳曰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善歸父之畢  
使罪成公奔之之亟也左氏曰冬公薨李文子言  
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  
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  
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  
歸父還自晉善之也胡氏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  
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  
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  
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  
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  
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  
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  
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  
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  
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  
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

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一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二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

定王十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

桓十四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正始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正傳曰書辛酉葬我君宣公紀國之大事也志禮也送死人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葬禮也

無冰

正傳曰書無冰紀異也二月繫於春者周正建子



則子丑寅皆春也春二月五月也即夏之十二月  
也則時與月皆易明矣丑月宜寒而冰乃無冰是  
陽不閉而常燠則為災異矣胡氏曰寒極而無冰  
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  
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  
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曰在北陸  
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  
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  
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  
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

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  
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愚謂胡氏所謂既寒而燠  
者惟子丑兩月為然若至寅卯兩月則寒過而燠  
無冰為常事矣此亦可以見時月皆改之証也

### 三月作丘甲

正傳曰書三月作丘甲紀重賦也左氏曰為齊難  
故作丘甲胡氏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  
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  
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  
為國之道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

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  
爲一甲凡三甲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  
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  
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  
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  
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  
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  
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  
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  
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愚謂作者創立之名直  
書作丘甲則其不宜作之義自見胡氏乃又以謂

作者不宜作則拘於義例一字之文矣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正傳曰及猶言與也書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著其盟之非也左氏曰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  
棘則是爲齊出楚師而盟以禦之也夫盟以求援  
於晉孰若脩德於已及時明其政刑賢能在位休  
養以結民心制挺以撻齊楚之堅甲利兵乎故曰  
著其盟之非也胡氏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王桓  
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根齊人之  
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  
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

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  
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鯨寡救  
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  
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齊  
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  
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愚謂此言多  
是但云稱及者魯所欲則魯所欲傳已明白不在  
乎稱及一詞之贅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正傳曰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則王道之失可知矣  
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承天子之命而正其罪者

乃王道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  
者出令也伐者行兵也今天子自行兵而致敗失  
王道矣故書以見之左氏曰王人來告敗故書之  
先儒謂書敗不書戰莫敢敵也則支離而失其指  
矣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定王十一年 晉景十一年 齊頃十年 衛穆十一年 蔡  
八年 桓十四年 景二十二年 鄭襄十六年 曹宣六年 陳成十  
年 杞桓十四年 宋文二十二年 楚共二十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正傳曰書齊侯伐我北鄙志警也紀憤兵也左氏

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  
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  
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  
南侵及巢丘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  
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  
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  
人爲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  
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愚謂不待貶  
而罪自見乃春秋之正義也餘皆倣此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正傳曰新築鄭地書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  
新築衛師敗績著二國之憤兵也其非義具見矣  
左氏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  
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  
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不可

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愚謂記曰春秋無義戰夫戰有二義焉其上則奉王命以伐有罪義也其次則人加兵於已不得已而以兵應之守其封疆社稷猶不失爲義也今齊忿衛與晉斷道之盟及世子臧同晉伐已而以兵侵衛是非奉王命擅以兵加人其爲不義甚矣及衛孫良夫帥師伐齊戰于新築以至敗績是衛兵越境及鄭地而與戰則非守封疆之義矣故春秋書之而其罪自見也或謂書法以衛主戰者誤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正傳曰書魯四卿會晉衛曹大夫公子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則四國貪憤之兵具見矣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詰朝請見對曰晉

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癸酉師陳于鞌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齊

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厥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于君地下臣不幸厲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箴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晉師從齊

師入自立輿擊馬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  
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亦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  
盟主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  
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  
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

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牧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  
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對曰  
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  
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愚按左氏此傳詳矣  
見四國諸大夫合兵勝齊之功矣然皆貪憤之兵  
也記曰爲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則其所  
謂功祇足以爲罪耳有王者作當以此服其刑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正傳曰洛陽西有袁婁師者四國之師也及者晉及之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善釋怨也左氏曰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

克敗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愚謂按此則以四國強兵逞其欲而滅齊無難也晉以吞齊之氣而與之盟而平焉是齊求於晉晉許於齊善釋怨矣春秋之善莫大乎釋怨息兵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正傳曰鮑宋公名書壬午宋公鮑卒紀與國之大故也來赴之詳故詳其日左氏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



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愚謂此  
又因卒而見義不可掩矣

庚寅衛侯速卒

正傳曰書庚寅衛侯速卒紀與國之大故也何以  
書曰因赴之詳故書之詳左氏曰九月衛穆公卒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  
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正傳曰取者對與之稱或以爲得非其有之稱見  
聖人謂魯在所損益者皆非也蓋汶陽魯侵地齊  
來與還而魯受之也然以強兵得之不告於天王

而復之亦非春秋之全美故書取汶陽田則褒貶  
之情並見矣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杜氏  
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侍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  
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  
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  
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  
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  
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  
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愚  
謂胡氏此言非也公侯皆方百里先王之制也而  
五百里者魯先君之貽也先君不能損之以歸天  
王而子孫顧可以見奪於齊而因以爲不當有乎  
夫國君之孝莫大乎守疆土保社稷而已齊昔以  
強而侵之今以其敗而還之於我克復舊物子孫  
之大孝也何爲不可但以強兵戰勝而得之爲未  
盡善耳故孔子相夾谷之會亦曰而不還我汶陽  
之田有如此盟聖人固取之有道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正傳曰書楚師鄭師侵衛則猶夏伐喪之罪著矣

高氏曰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猶受戈與  
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正傳曰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則其會之非禮  
自見矣夫以君與臣會爲首足混殺中國之君與  
夷狄之臣會爲冠屨倒置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故穀梁曰其曰公子嬰齊亢也左氏曰宣公使求  
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  
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  
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僑之役以救齊將起  
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

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尸已責逮寡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

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正傳曰書公及楚秦諸國之人盟于蜀見其盟之非也葵丘之會霸主率諸侯以聽王禁今霸主乃盡中國之諸侯以受盟於夷狄之楚天地之大變

也春秋書之則其罪自不可追不待如胡氏所謂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又曰春秋於魯君盟會不信不臣棄夏從夷皆諱不書而盟蜀書而不諱不得其說而為之詞謂事同既貶而從同則遁矣左氏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蔡侯許男不書棄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愚謂經既書人使人

求其實則卿之名自不可匿矣以是為賈盟可乎  
定王十三年晉景十二年齊頃十一年衛定公滅元  
九年杞桓十四年蔡景四年鄭襄十七年曹宣七年陳  
成十年秦桓十七年楚共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晉宋衛曹之諸侯伐鄭使人考其傳求其跡而其勝負得失可見矣左氏曰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郟敗諸丘輿呈戍如楚獻捷愚謂鄭之從楚故諸侯伐之及以詐敗諸侯之兵而復以獻捷于楚始終棄中國從夷狄畧無有因諸侯問罪之師而自反以悔真夷狄矣然而鄭不

自反以詐敗諸侯之兵固雖勝猶非義矣諸侯之  
擅興大衆伐鄭不請天子之命而行討均於不義  
是宜其敗也其勝負得失蓋兩分之矣胡氏曰夫  
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  
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  
度彼參此皆無善也是矣然必謂畧而不紀勝負  
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盟主有詞于伐者則鑿  
矣

### 辛亥葬衛穆公

正傳曰書辛亥葬衛穆公紀與國之大事也書日  
者赴之詳也以此見凡書日不書日皆赴之詳畧

而不足以取義也書葬者諸侯會葬之禮禮也

### 二月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謹出告返面之義也蓋君  
舉必書而其得失可見也無故越境以伐人非王  
制矣

###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正傳曰書甲子新宮災紀變也三日哭紀禮也公  
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  
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  
宮災何以書紀災也胡氏曰廟災而哭禮也得禮  
爲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

曰宣宮者神主木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愚謂劉絢主未遷故爲新宮之說蓋臆說也豈有薨二十八日而不遷主者其說非也公羊以謂新宮不忍言亦非

也蓋同一宮也以其近則謂之新宮以其遠則謂之宣宮

### 乙亥葬宋文公

正傳曰書葬宋文公於三年二月之下使人數月而知其越禮也書乙亥來赴之詳也故史詳而直書之義自見矣胡氏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靜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

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旣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末戒哉

### 夏公如晉

正傳曰書夏公如晉譏其如也公之輕出非禮也左氏曰拜汶陽之田夫國君守社稷宗廟之重非朝覲會同莫宜以輕出出則史書之今據左傳則

公之如晉非有朝覲會同之大禮乃以拜汶陽之田而行非禮之甚矣

###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正傳曰去疾鄭公子名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則其非義之兵可考而知矣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愚謂此實傳也夫國君有睦隣之義恤小之仁德修於已而人服之可也鄭上不事天王下不事中國之盟主委身俛首以從楚蠻已之不修乃責許之不事已不勝其區區之憤以徃伐之可謂能自反而縮乎可謂之義兵乎

###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始終乎非禮之行也且君出入史必書之入則有返面之禮焉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事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愚謂君出入必書史之常也而非之之義自見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正傳曰棘者公羊云汶陽之不服邑也書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非其圍也譏以力服也左氏曰叔孫

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愚謂魯能使齊歸之汶陽之田而不能服其田間之小邑何耶能使歸之侵田者晉之威力也其不能服小邑者魯成之德不足以服之必待加之威力圍之然後可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惜也當時魯國之臣不知此義無有以告其君者此魯之所以卒爲魯也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



必失之矣

大雩

正傳曰書大雩則非禮之禮自見矣雩者祭天禱雨之名惟天子得以祭天諸侯祭禱于山川魯之大雩僭也春秋書之其義見矣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

正傳曰廬咎如赤狄別種書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紀貪殘之兵也左氏曰討赤狄之餘焉廬咎如潰上失民也按此則廬咎如之民自潰耳非二國之兵能潰之也夫民心之向背得失係乎上之舉措何如耳記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由

是言之國之得失由民心之得失民心之得失由上舉措之是非故曰廬咎如之潰民自潰也晉爲中國盟主其於夷狄來則禦之去則勿追可也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今又欲盡審咎如而滅之豈仁者之心乎其爲貪殘甚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正傳曰何以書聘志禮也何以書盟志非禮也聘者諸侯邦交之禮禮也盟者軟血以要鬼神非先王之禮非禮也且聘且盟非禮也左氏曰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  
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  
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愚  
謂臧宣叔言處二卿之先後禮也其且聘且盟非  
禮也春秋不貴盟盟者忠信之薄也故方聘問所  
以致誠信也而又盟以要誠信焉則何信之有故  
曰且聘且盟非禮也胡氏謂劉敞曰諸侯有聘無  
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

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  
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  
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  
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愚謂  
言及者則公及之可知不待乎言公也胡氏乃謂  
不言公見二卿之抗鑿矣盟不稱國者承上來聘  
之文也劉敞謂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誤矣

鄭伐許

正傳曰書鄭伐許則檀興陵暴之罪自見矣夫許  
小國也惟仁者爲能以大字小鄭一年而再伐之  
其陵暴甚矣其爲不仁亦甚矣不待稱國以伐夷

狄之而後罪可著也程胡二子以鄭歸乎楚以中國從夷狄遂皆以稱國以伐為夷狄之則泥矣信斯言也則後四年冬伐許又稱鄭伯者何謂乎春秋雖因告詞之畧而畧之不係乎畧之而其夷狄之行已見矣

定王二十四年晉景二十三年齊頃十二年衛定二年成十二年杞桓五年鄭襄十八年卒曹宣八年陳二年秦宣十八年楚共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正傳曰書宋公使華元來聘紀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按此則聘為有詞蓋庶乎得禮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正傳曰堅鄭伯名書鄭伯堅卒紀隣國之大故也書曰者來赴之詳也使人因此而求其平生從夷皆華之罪惡著矣

杞伯來朝

正傳曰書杞伯來朝譏非禮之正也左氏曰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由是言之非朝覲之正禮矣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正傳曰許臧宣叔之名文仲之子也書臧孫許卒紀內大夫之大故也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者非禮也夫禮不欲數數則瀆語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成公頻年如晉豈為恭近於禮乎左氏曰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愚謂晉侯不敬成公非特其禍患之先兆亦成公之卑屈頻瀆有以致之也

葬鄭襄公

正傳曰書葬鄭襄公紀恤隣之大事也因來赴而書之然使人循月而數之則知非禮之正矣諸侯

五月而葬公薨至是未五月而葬焉太速矣太速者不懷非孝愛之情也

秋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出入也始終乎非禮之行也左氏曰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正傳曰書冬城鄆志得時也重興作也周之冬二十

月收藏農暇之時也然興作聖人之所重民力也

故書之  
鄭伯伐許

正傳曰書鄭伯伐許著陵暴之兵也而忘喪之罪見矣二年而三伐許其陵暴甚矣况其喪葬血未乾而從戎以伐人其忘哀甚矣盖至是則其不仁不孝豈復有人心乎夷狄又化為禽獸矣左氏曰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胡氏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

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愚謂二先生之言不能無疑焉前既以不稱伯為狄之矣今之稱伯又以為惡之是前後自相矛盾也夫此之稱爵既足以著忘哀之惡則三年何不亦稱爵以著其從楚之夷乎無乃史書之有詳畧而不係於一字以為褒貶也歟

定王二十五年晉景十四年齊頃十三年衛定三年  
陳成十三年杞桓五年  
共三年秦桓十九年楚共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正傳曰書杞叔姬來歸紀人倫之變也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胡氏曰前書杞伯來朝

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祀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鬼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正傳曰仲孫氏蔑名魯之賢大夫也何以書志聘禮也左氏曰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按此則獻子之如宋報聘也禮尚往來一來一往禮無不報正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正傳曰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著非禮也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會諸穀愚謂人臣無私交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於魯僑如之會穀非有君命於晉二卿私相交會非禮矣

梁山崩

正傳曰書梁山崩公羊日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左氏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

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  
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  
何愚謂絳人則亦非常人矣其謂山有朽壤而崩  
斯言也殆知天地陰陽貫通之理矣夫天地間陰  
陽之氣一而已也一則天地位萬物育故天之陽  
氣常貫乎地故山川不崩竭其山有崩者陽氣微  
而不能貫乎地故山有枯朽之壤而崩在人事則  
君子道消之應也絳人至於以禮文消異者則未  
矣本之則無如之何胡氏曰梁山韓國也詩曰奕  
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  
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

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  
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  
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  
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  
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  
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  
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  
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  
十有四亡國二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  
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正傳曰高下皆水謂之大水書大水紀災異也陰盛陽衰之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正傳曰書己酉天王崩紀天下之大變也左氏曰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夫天王崩天下如喪考妣赴告四方諸侯故史書之於是諸侯有奔喪會葬之禮同執畢至焉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同盟于蟲牢則非禮非時之盟可見矣夫非時者非禮也前十一月己酉天王

崩十二月己丑諸侯會盟則非時矣比事而觀其越禮無君之罪可追耶左氏曰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胡氏曰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愚謂盟誓非禮也天王崩而會盟焉非禮之中又非禮也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二終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三

成公

簡王六年晉景十五年齊頃十四年衛定四年蔡景  
杞桓五年鄭悼二年卒曹宣十年陳成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以始終乎非禮  
之會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正傳曰立者始建之名武宮者公羊以為武公之  
宮是也書立武宮明非禮也胡氏曰立武宮非禮  
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愚謂但如此直書而不宜之義自見矣不必執立之一字而以謂不宜立也

取鄆

正傳曰鄆公年以爲邾婁之邑穀梁以爲國然而書取則穀梁之說是也書取鄆則魯君滅國絕世

之罪見矣胡氏曰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千主其罪可救垂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末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

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  
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  
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愚謂春秋  
垂世立教之書其文旣因魯史其義孔子以爲竊  
取豈容有所曲意以隱君父乎胡氏之說以此愈  
離而愈遠至謂滅而書取爲隱而尊君其直書滅  
爲不隱而抑季氏之爲臣則非夫子之意且所謂  
取者即滅矣何足以爲隱乎故不立文義據事直  
書書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亦春秋之本意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紀憤兵也左氏曰

二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  
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來諸侯乃  
止師還愚謂由是觀之衛晉特以宋之辭會而遽  
不勝其憤興大衆援夷狄之兵以伐中國帝王之  
裔其罪自見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正傳曰汪氏云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夫天王崩  
報赴諸侯所當奔喪之不遑而乃朝魯據事直書

觀者自見其不臣之罪矣

公孫嬰齊如晉

正傳曰嬰齊叔躬子書公孫嬰齊如晉著非禮也夫邦交之禮有會同聘弔而已今據左氏云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則是非禮之行也夫以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謀伐宋以如晉其罪大矣

壬申鄭伯費卒

正傳曰費鄭伯名謚悼公書壬申鄭伯費卒紀隣國之大故也書日者報之詳故詳書之非有可與而日之也故凡日者不足以爲與之矣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紀無名之兵也左氏曰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曰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皆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

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愚謂他不足恠也曾謂以獻子之賢而不知乎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譏不義也而其伐喪之罪可見矣左氏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觀此則楚之伐鄭無他罪惟以其從晉之私憤耳夫以鄭伯費之喪未踰時在禮諸侯有吊賻相恤之義而楚遽興大衆逞私憤雖冒伐喪之名而不顧真夷狄之行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晉著聘禮也左氏曰冬季

文子如晉賀遷也夫遷都大事也以賀遷而聘爲有詞矣故曰近禮而無害於義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正傳曰書晉欒書帥師救鄭義其救也夫鄭舍楚從晉棄夷歸夏一宜救也楚伐鄭之喪二宜救也故春秋書以善之左氏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

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  
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  
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  
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  
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  
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曰荆楚僭號稱王聖  
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  
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  
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  
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  
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

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  
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師之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  
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旣接折馘執俘計功  
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羽而苗格  
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  
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  
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簡王七年晉景十六年齊頃十五年衛定五年蔡景  
二年杞桓五年鄭成公踰元年曹宣十一年陳成十  
五年杞桓五年楚共七年吳壽夢二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正傳曰何以書志異也夫牛祀天之大牲也鼯鼠再食其角異之大者也書之既以志異又使人思之以爲神不歆非類魯之郊天非類也天或不歆之故鼠再食其牛角乎聖人之意深矣書正月者古之郊天以冬至十一月周之正月是也其不日者忘乎日有司之怠也免牛則不郊矣穀梁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稱牛未卜曰免放也

吳伐郟

正傳曰吳古荆蠻之國太伯之後也書吳伐郟紀夷狄侵中國之始也左氏曰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愚謂按此則當時已疾其入伐中國矣此亦春秋之意乎其稱國而不爵者魯史以遠而畧之也胡氏謂稱國以伐爲狄之者非聖人之意也他倣此

夏五月曹伯來朝

正傳曰書曹伯來朝著邦交之禮也汪氏曰盖成

公嗣位而始來朝也夫以嗣位來朝則得邦交之正禮事大之常道而非為私而來矣故春秋書以與之

不郊猶三望

正傳曰書不郊猶三望則非禮之非禮自見矣夫魯之郊非禮也其三望亦非禮也天子祭天地日月星辰天下山川夫山川則四望也魯諸侯祭境內泰山於一望得禮矣而又僭三望而四焉非僭天子之禮乎故春秋非之意在言表矣胡氏曰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而已魯常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

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正傳曰書楚伐鄭著憤怒之兵也書諸侯救鄭大攘夷之義也書同盟見同心於攘夷秋尊中國也左氏曰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



軍府胡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逼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愚謂胡氏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此春秋之正義聖人之所竊取而因魯史之文者也若皆以此觀春秋豈

不灑然矣哉然又以為書名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則亦未免猶泥於義例之說也

###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始終其善會也且以謹君之動而重反面之禮也

### 吳入州來

正傳曰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書吳入州來著交暴之兵也而傷中國霸圖之不振聖人攘夷之情見矣左氏曰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  
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  
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闇子蕩及清尹弗  
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闇之室  
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  
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恡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  
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  
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  
上國愚謂此州來之入巫臣之爲也有制夷之功  
亦有召夷之患如病人之苦毒藥者又引毒藥以  
攻之一毒去而一毒生豈其國家之利乎

冬大雩

正傳曰書冬大雩則非禮之禮自見矣穀梁曰雩  
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餘義見于前

衛孫林父出奔晉

正傳曰林父良夫子書衛孫林父出奔晉者叛君  
之罪也左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

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愚謂戚者林父之邑左氏謂  
衛侯如晉晉反戚者高氏所謂恃晉反衛也夫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林父忠義苟孚  
於君則何必去父母之邦以墮先君之世祿而定  
公惡之必有以先見其惡矣及恃晉反衛終成逐  
君之惡宜哉

簡王八年晉景十七年齊頃十六年衛定六年蔡景  
杞桓五年十四年宋共六年秦桓二  
十二年楚共八年吳壽夢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正傳曰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並譏之也夫晉侯使韓穿來言晉以一言與之又

以一言奪之是晉之失也魯以晉力復之又以晉  
言歸之是魯之失也左氏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  
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計無有二心謂汶陽  
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  
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  
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  
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  
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  
有諸侯乎公羊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

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  
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愚  
謂果如公羊此言則晉侯小不忍而忘大義也夫  
汶陽之田魯舊物也齊還其所侵於魯天下之大  
義也惜也晉不足以知此宜其伯圖之不振也胡  
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  
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  
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  
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  
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  
也蓋得之矣

### 晉欒書帥師侵蔡

正傳曰書晉欒書帥師侵蔡則陵暴之罪自見矣  
夫蔡有罪奉詞致討可也而以中國霸主為盜賊  
之計可乎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高氏曰為其不  
與晉盟會也此皆以私憤報復非仗天下之大義  
聲罪致討者也左氏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  
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鞅也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愚謂由是觀之則晉  
之君臣惟功利之急而非有服天下之遠圖其得  
罪於春秋宜矣

公孫嬰齊如莒

正傳曰書公孫嬰齊如莒非禮也左氏曰聲伯如莒逆也夫大夫非君命不出境故聘禮也託而逆婦非禮也是故春秋非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正傳曰來聘行昏聘之禮也左氏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是矣何以書志禮也賢伯姬也伯姬賢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正傳曰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志禮也表伯姬之賢也左氏曰禮也公羊子曰納幣不書此何以

書錄伯姬也愚謂合二氏之言而觀之則納幣爲乃昏禮之常而亦書者以伯姬之賢而表異之爾若胡氏以使卿爲非禮而書之則是譏其非禮矣豈其然乎夫昏人道之始禮之至重者也陽先乎陰男先乎女凡可以致其重者無不重焉故丈夫親爲授綏親行合鬯之禮而不以爲卑屈皆所以致重之之意也曾謂以伯姬之賢重之以公孫壽即以爲非禮而譏之乎參以二氏之傳則知其爲禮書之以錄伯姬之賢而謂譏之者誤矣觀於九年二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非卿耶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者專殺之罪也夫大夫皆命於天子故其禁曰無專殺大夫今按左氏曰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由是觀之則同括無罪特以譖見殺耳是專殺之罪成於譖也春秋書之晉侯之罪著矣不必如胡氏所謂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而後

可以見晉之失政刑矣故春秋之不明以義例害之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正傳曰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則其失禮自見矣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止也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子君天下曰

天子盖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正傳曰書杞叔姬卒志歸女之大故也左氏曰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燮來聘僑如會士燮齊邾伐邾著陵暴之罪也且見成於晉也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貳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邾由是觀之則伐邾之師強陵弱衆暴寡此謀起於晉晉之罪也魯不能自立而從之魯之罪也胡氏曰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或恤亡無日矣當其騁旣不能救及其旣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旣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正傳曰何以書志禮也公羊曰錄伯姬也左氏曰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  
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  
乎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  
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  
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  
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  
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愚謂禮於衛晉二國  
之媵無貶獨齊人來媵則為異姓且越禮矣  
簡王九年晉景十八年齊頃十七年卒衛定七年蔡  
二年杞桓五年景十五年鄭成三年曹宣十年卒衛陳成十七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正傳曰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善之也善  
其悔也善歸乎正也左氏曰春杞桓公來逆叔姬  
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愚謂杞伯來請逆則叔姬未有可出之罪及歸魯  
不得其所而死是杞致之也此杞伯所以悔而來  
請逆其喪以歸云歸者歸其家也婦人謂夫家為  
歸也春秋善改過遷善故與之穀梁引以為夫無  
逆出妻之喪而為之是使人絕改過遷善之門矣  
胡氏曰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  
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



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  
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  
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  
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  
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祀伯初來朝  
魯然後出之卒而後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  
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  
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  
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  
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蒲

正傳曰蒲衛地也書公會晉及諸侯同盟志譏也  
其同不同於事可考矣左氏曰爲歸汶陽之田故  
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  
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  
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胡  
氏曰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  
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  
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

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  
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  
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貳命  
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  
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  
愆而又欲刑牲軟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  
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愚謂觀於二  
傳蓋得之矣然他經書同盟以為同心者泥一字  
之文不亦異乎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出入也君舉必書况遠出

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

正傳曰書伯姬歸于宋重昏禮也昏禮人道之始  
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正傳曰季孫行父卿也書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紀  
異禮也以著伯姬之賢也致女使卿異之也致女  
而書異之也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  
何錄伯姬也穀梁曰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程子  
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  
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愚

謂觀此則胡氏前於宋使公孫壽來納幣以使卿  
非禮書之為貶則誤矣又按左氏載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  
章而入觀此亦可見一時禮意之隆而伯姬之賢  
益彰矣

晉人來媵

正傳曰書晉人來媵志禮之正也著伯姬之賢也  
左氏曰禮也夫禮一國嫁女二國媵之其姪娣皆  
從禮之正也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愚故曰著伯姬之賢也胡氏曰伯姬賢行著於家  
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  
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民以為一女子之賢  
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  
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  
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愚謂觀此說則  
前公孫壽納幣使卿為特厚伯姬之賢不得為非  
禮矣且此亦稱人又何義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正傳曰無野齊侯名名之無他義則夫先儒以名  
不名取義者惑矣書齊侯無野卒紀與國之大故

也書曰者報之詳也則夫以日不日取義者惑矣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晉人執鄭伯見其執之非也書晉欒書  
帥師伐鄭見其伐之非也左氏曰秋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  
黷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  
子重侵陳以救鄭愚謂按此則晉之惡自見矣夫  
國君於遠人不服當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可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及其智愛人不親反其  
仁楚人以重賂求鄭鄭貪其賂而與公子成會于  
鄧則鄭貳於楚皆華而從夷固有罪矣晉於鄭伯

復來歸歸斯受之可也既來則安之可也不知自  
反乃執諸銅鞮猶之人來禮已而執之座上可乎  
又使帥師伐之而乘莫虛如執禮已者於座上又  
使乘其主不在而掠其家可乎故直書其事不待  
人晉而罪自見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正傳曰書葬齊頃公禮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故有恤隣之禮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正傳曰鄆莒別邑也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著  
楚罪也書莒潰楚人入鄆甚楚罪也聖人抑夷尊

華之情見矣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  
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  
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  
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  
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  
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  
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  
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

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  
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兵效  
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  
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  
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  
急耳愚謂此言是也但謂特書日以謹之云云則  
鑿矣

### 秦人白狄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白狄伐晉重秦罪也按左氏伐晉  
之舉與諸侯貳故也晉如有罪約與國請王命聲  
罪致討夫誰敢不服今乃不請王命而伐之一罪

矣又援白狄而伐之是猶引外人而攻其闕墻之  
兄弟可乎二罪矣又如引毒藥以攻疾疾去而毒  
病愈甚可謂得計乎三罪矣胡氏曰經所謹者華  
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  
類不復分以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  
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  
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  
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旣失信  
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  
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此說是也至於

謂稱人爲貶詞則觀所書不待稱人而貶責之義  
見矣

### 鄭人圍許

正傳曰其君不在皆其大夫國人之謀故曰鄭人  
衆之稱也書鄭人圍許志詭謀以圖全也左氏曰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愚謂信斯  
言也則謀雖詭而意正矣項羽執太公將烹之以  
告漢高祖曰吾與項王結爲弟兄吾翁即若翁而  
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項羽乃不烹太公亦此  
意耳

城中城

正傳曰中城者內宮之外外城之內也書城中城則其是非自見矣左氏曰書時也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由二傳觀之城於冬為時城中城為非為外民故城中城雖時猶非也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國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

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

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簡王十年晉景十九年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年  
桓八年杞桓五年十六年宋成四年曹宣十四年陳成  
桓二十四年楚共十年吳壽夢五年  
春衛侯之弟黑皆帥師侵鄭

正傳曰書衛侯之弟黑皆帥師侵鄭譏伐危也鄭伯執在晉矣乘其虛危伐之得為武乎不行聲罪之師而潛師掠境為盜賊之計耳故春秋直書而其罪見矣左氏曰衛子叔黑皆侵鄭晉命也愚謂不揆於義而惟晉命之從以陷於不義見衛之無人矣胡氏乃又謂其曰衛侯之弟者以子叔黑皆

有寵愛之私故孫林父甯殖得以出衛侯而  
黑皆之子剽特書第以爲後戒則去經之本指甚  
遠矣蓋其書第自是實事耳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正傳曰不從者不從人謀也書夏四月五卜郊不  
從乃不郊則非禮自見矣夫魯之郊非禮也古者  
郊以至日故不卜郊考前經可見今所卜者蓋是  
祈穀四月乃四陽之月夏之二月也因不從不郊  
而書之則魯僭竊之罪見矣穀梁曰五卜強也則  
又非禮矣公羊曰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晉齊宋衛曹五國之君伐鄭而伐  
之善惡自見矣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  
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  
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  
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愚謂左氏  
誤矣豈有父病未卒而遽立其子以會者乎然則  
是篡也蓋鄭伯在晉晉與諸侯伐而歸之以求成  
也夫伐其亂可也歸其君亦可也成其平亦可也  
而使其國有殺立之禍亂者誰歟故春秋書之



齊人來媵

正傳曰書齊人來媵著非禮也禮同姓媵異姓否媵以二國而不以二國以九女而不以十二女魯伯姬之嫁晉衛來媵矣齊又媵於魯則爲異姓爲三國爲十二女矣其來者受者皆非禮也公羊曰三國來媵非禮是也然又以爲皆錄伯姬婦人以衆多爲侈則其言支矣

丙午晉侯孺卒

正傳曰孺晉侯名書晉侯孺卒紀霸國之大故也諸侯有弔賻相恤之禮焉

秋七月公如晉

春正傳曰書公如晉志弔禮也而其非禮見矣禮必以序稱情而行者也天王崩魯不如周故不見於策書今晉侯卒鄰國固有奔喪弔賻之禮事大之儀然使卿大夫往可也今乃不行於天王而行於盟主可得爲循序稱情之禮乎左氏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喪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

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愚謂奔喪吊賻諸侯親  
往者事天子之禮使大夫士往者事大之禮也今  
不行於周而行於晉非禮也左氏謂公如晉晉人  
止之使送葬晉侯之卒至是三月非葬期二傳皆  
以為葬晉侯非也初本來奔弔而晉人脅之使送  
葬耳然則書如不書葬宜也非諱也然禮有諸侯  
五月而葬同盟至之文據胡子之說則禮之文皆  
非歟然而此既不行於今使大夫往可也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春秋正傳卷之二十三

終

